

桃花村

余祖新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桃花村

余祖新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·南昌

书 名:桃花村
作 者:余祖新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发 行: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12.25
字 数:28 万
版 次: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—8000
定 价:18.00 元

ISBN 7 - 80647 - 111 - 1/1·82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真实感人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以当前城市郊区生活为背景,通过叙述三家不同身份、不同文化层次的中年夫妇坎坷的命运和复杂的爱情生活,描写了中国南方郊区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各种人生观、价值观互相冲撞、互相影响的现实,展示了普通百姓恩恩怨怨、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。小说结构严谨,情节生动曲折,故事引人入胜,结局出人意外,令人于感慨之后,得到自信、自爱、自强不息的启迪。

骄阳似火，热气袭人，蝉虫在老树上疯狂地叫唤，一只黄狗蜷缩在绿荫下，伸长血红的舌头，不停地翕动，整个桃花村像一座巨大的蒸笼。

桃花街中段，有一家简陋的剃头店，屋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凳和一块大镜子。店主姓韩名老六，已过花甲之年。此刻，他坐在转椅上，腆着个大肚子，轻轻摇动着一把大蒲扇，心里老想着一件怪事。这件事在他心里倒腾了一个多月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韩老六是村里最老的剃头匠，他父亲是剃头的，父亲的父亲也是剃头的，到了他这一代便失传了。他的宝贝儿子40多岁了，早年要他学剃头，可这小子死活不愿意，他说宁愿种田、拉板车也不干这个整天在别人头上摸来摸去的下等活。在村里先前就韩老六一家剃头店，而现在，不知怎么冒出了四家来，而且不叫剃头店，叫什么“发廊”、“美发厅”、“美容厅”，其实还不是一回事？

令韩老六愤愤然的是，自从冒出了几家发廊，他的生意清淡多了，到这儿来的全是老的老小的小，说白一点都是兜里没钱的，有两个钱的人都到发廊剃头去了。他这里收费以前是

1角5,后来涨到5角,然后是一块,这几年涨到2元、3元,再也涨不上去了,可他听说发廊最便宜是6元,高的20元、80元,甚至几百元。开始他不信,后来看到发廊写出了明码标价才相信。吃惊之余便是哀叹,这是怎么了?你有钱多吃几斤肉不行,为啥往那儿扔?

相比之下,韩老六太寒酸了,他像一块陈年腊肉被人挂起来,然后忘记了。价格低,收入便少,至今这间小店一切如故。

闲着没事,韩老六便坐在椅子上打瞌睡,盯着小街上穿梭的人流,看着,看着,他便发现一件怪事,这个发现是由浅入深,由小放大,从朦胧到清晰,他不明白出现这怪事的根底,却意识到自家生意清淡似乎与这件事有什么关联。

这件怪事他一大把年纪不好意思说,但就是想不明白,他发现小街上美女越来越多,漂亮的小妞、少妇其艳丽的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,他怀疑这不是女人,是妖精,小街上飘来飘去的女人,一个个袒胸露背、丰乳肥臀,穿旗袍的、超短裙的,尤其是那对刺眼的奶子,丰满得都要把衣服撑破。

这条小街实际上不能称为街,只是村中间的一条没名称的通道,而今店面多了,有人就开始叫小街,后来又有人冠以“桃花”二字,叫做“桃花街”。

叫桃花街也没错,本村就叫桃花村,全村正式村民只有600多人,加上外地人口达到1700多人。桃花村的由来无文字考证,只听老辈人说,先前村里人喜欢种桃树,村里村外遍是桃树,每年开花时节一片桃红,人在桃林走,如在画中游。诗云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相同。”如今村里谈不上岁岁相似的桃花,连桃树的影子也没有,可就是“人”真的年年

不相同，不是变老了，变丑了，而是变艳了，变妖了。

韩老六心里明白，这些靓女决非本村人，本村没那么好的风水，百里挑一的靓姑娘也难上得了台面。这些靓女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，可这么多靓女是哪儿来的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
韩老六心里沉闷，这个怪事越想越不明白，干脆不想它，然后他自然又想起那些陈年旧事。老人好怀旧，他生意越清淡，越怀念旧时的辉煌。

韩老六自 13 岁开始学艺，到 18 岁那年，头上功夫可谓样样精通。特别是他有一手绝活叫做“六刀光头”。何谓六刀光头？就是像杂草丛生的头，他只要六下就可以剃得溜溜光。那年头村里农民头上长癣的多，为了洗头方便，剃光头的就多了，几年下来，他练就了一手绝活。

其实开始他并没在意剃几刀就可以剃出个光头来，有一次，村里三四个人排队剃头，有的人急了便说，“老六，快点嘛，头上又不能绣花。”

“急啥，剃头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割破了皮谁负责？”韩老六仍是不急不慢的样子。

“老六，你剃头都几年了，天天就是剃光头，难道就没个长进。”

“谁说没长进？”

“有长进？为啥这么慢？能不能八刀给我剃出个光头来？”

韩老六没吱声。

“我说，你行不行，你要是行，今儿我们在座的全给你翻倍的价，要是不行，我们就都走啰！”

大伙起哄：“好！好！老六剃一个给他看。”

被逼得没法，韩老六果真挽起袖子下决心露一手。

那后生坐定后，老六稳住呼吸，两眼平视那一堆乱草似的头发，看了两三分钟，便用热水打湿头发，涂上肥皂。接着，他从脑门中间起刀，慢慢向后刮，一直刮到后脑勺，然后不起刀，又从后面拐弯刮到脑门，这一刀下去，阴阳头形就显出来了。

“好！好一个阴阳头！”众人喝彩道。

二刀、三刀……六刀，一个光溜溜，闪闪亮的光头便剃成了。

“啊！六刀！六刀！”众人齐声惊叹。

当天，韩老六回去后，琢磨着刀法，不由想到刀口，他想，刀口是平的，脑袋是圆的，一刀只能剃一寸宽左右，要是刀口弄成月牙形，就可大大加宽剃头的宽度。于是他自己动手磨刀，很快制成一把锋利的月牙形剃刀。

自此以后，每逢剃光头，他就用月牙形剃刀，不用从后拐弯到脑门，便可以用六刀剃一个光头。

村民们知道他这一手绝活，都愿意到这儿来剃头。时间一长，韩老六的名字便被韩六刀取代了。

每当看见一个光溜溜的头，他便有一种自豪感。然而，这些年剃光头的越来越少，除了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幼儿，几乎再没人剃这种头，为此，他一看见“发廊”年轻女人，便有一种潜在的敌意。嗯！要不是这些妖女出现，他这独此一家的生意谁能抢走？

真是冤家路窄，有一家发廊的两个女青年正好租住在他家楼上，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搅得他心里很不平静，他后悔

不该让她们租住，这都怪他那个宝贝儿子。

儿子韩冬生，什么都干过，养狗、杀猪、推板车、后来专门推石灰浆，村里做房子用的石灰浆，几乎都是他承包了。十几年也赚了点钱，便将老屋推倒，建起了一幢三层红砖瓦房。

“冬生，我说房子不要租给开发廊的女人，我一看见这些人心里就不舒坦。”

“嗨！人家是租房子，碍你什么事？”

“哎，我是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谁给钱就租给谁，何况人家出手大方，一间200元，价都没还。再说开发廊不是更好，与老爸你是同行，你早晚也可向人家学点新花样。”

“打你个乱哇，我向她们学！我韩六刀学艺时，她们还没出世呢。”韩老六气得脖子都粗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房子还有几间没租出去，总不能空着吧。”

一个多月了，韩老六见了发廊女便躲着走，对面碰上了，也装没看见。有几次人家姑娘嗲声嗲气叫道：“韩师傅！”他“嗯”一声就是不再搭理。

二

夜幕降临。小街上叫卖声、喇叭声、小儿哭叫声闹成一片。韩老六拉上闸门，往家里走去。抬头看看斜对面的发廊生意正红火，他知道，有钱人白天都很忙，晚上才有时间理发，是不是有其它勾当就很难说了。

韩老六走到家门前，突然“突、突”一辆摩托蹿到他脚跟“嘎！”刹住了。吓得韩老六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

“你妈的——”韩老六一看是房客曾细苟便吞回了骂声。

“对不起，韩师傅，跟你老开个玩笑，哈！哈！真把你吓倒了。”

“嗨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毛毛草草，要是一失手，真撞上来了，你可要叫我亲爸爸了。”

“那能呢，真要是那个技术，我还能开摩的吗？”细苟停住车便问道，“韩师傅，生意好吧，怎么样，一天能有 50 元吧？”

“没呢，一天就几个鸟头，能有一半就不错了。”

“行了，总比在家呆着强，人老了，歇着也是歇，说不准还会歇出毛病来呢！”摩的司机边说边取下头盔。

“是啰，叫他歇着，他就是不歇。”这时韩老六的老伴正端一盆水出来，“哗”往地上一泼，“其实，他要不干，光吃房租也

够用了。”

“够个屁，现在东西越来越金贵，钱不顶钱，光靠冬生赚钱，这盖房子借的钱，猴年马月还得清！”

说着各自进了家门。

韩老六端起酒杯，呷了一口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觉得全身轻松了许多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，每天晚上要喝几盅。中午，是绝对不喝。他说这是职业道德。你想，满口酒气，给人剃头，人家坐得住吗？

“老头子耶，刚才有对夫妻来租房子啦。”老伴拖着小凳，靠近老头坐下来，说，“你看怎办？冬生帮人拉货，少说得三、四天回来，你就拿个主意吧。”

“我能做主吗？”老六想起发廊女的事心里还生气，“要是我说不租，冬生又要怪我。”

“那就租吧，冬生不是说给钱就行，那人等一会儿还会来。”

老六心里也急，新房空了几间，早租早有收入，谁给租金就租给谁，儿子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老六酒醉饭饱，摇着扇子，刚打开电视，就有人敲门。

“谁？”

“租房子的。”

进来一男一女。男的戴副眼镜，上身穿白条黑底T恤衫，文质彬彬的。女的身材修长，一双丹凤眼，看上去挺漂亮，二人很有礼貌，嬉笑着点点头，自己找个小凳坐下来。

老六心里比较满意。问道：“二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嘿！嘿！我是开书店的，她是商店服务员，刚从宜春来

不久，店里不好住，想租间房子，来，请抽支烟！”

“谢谢，我不会。可以嘛，房租 200 元，都一个价，水电费另算，月初交钱。我看你们也是正经人，就不收押金了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这一男一女脸露喜色。

这时，曾细苟闯了进来：“嗨，有客人呀？”细苟一眼望去，立刻惊呆了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分明一位天仙般的女子笑吟吟地坐在一旁，尽管她装束简朴，但其丰腴的体态，洁白的肌肤，显示出绝妙的少妇风韵，他所见到的电影明星也莫过如此。对她的美貌，他想起古代的赞美诗句：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，眉如柳叶，齿如含贝，腰如束素。”嗨！太美了！

“哎，是邻居。”新来房客连忙起身敬烟，“以后请多多照顾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大家互相照顾。我是个大老粗，炮筒子，有不到之处请原谅。”

“幸会，幸会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耿直的人。我姓文，名诗奇，今年 48 岁，开书店的，我老婆叫贾雪珍，请问您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曾，名细苟，名字难听死了，不像你的名字，文绉绉的，一听就知道是文化人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是种田出身，这几年才自学弄了个文凭。”

“骗鬼去吧，你像种田的？”

“一点不骗你，我下放到成新农场整整 10 年。”

一言完了，细苟两眼发光，伸出双手握住诗奇的手：“哎呀，难得，难得，我们是战友啊，又是同年，我是在珠湖农场下放的，一干也是 10 年，那时叫生产建设兵团，对不？”

“对！我是五团，你是八团。”诗奇也很兴奋。

“是，你老兄，看来混得不错嘛！”细苟转身看了一眼诗奇夫人，“你看，嫂子年轻漂亮，无福之人能有这么好的缘份？”

“大哥取笑了，我都成老妈子了。”女房客嬉笑着答道。

“嗨，你老了？我看你顶多 35 岁，等会儿去看我内人，那才是老妈妈呢！”

“老兄，你在哪发财，怎么晒得黑黑的？”

“我能干什么？”细苟脸上掠过一阵忧郁的神色，“我现在开摩的！他妈的，下放 10 年，好不容易进了工厂，没干几年工厂便倒闭，我下岗啦，如今吃饭都成问题。”

韩老六老俩口见到两房客谈得投机，便到一旁看电视去了。

二位难兄难弟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他们共同回忆在农场风风雨雨的经历，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。

他们唏嘘一阵，又沉默一阵。

诗奇说：“我还不是同你一样，要不然，会到这儿来租房子住吗？”

“对，也是，咱们可是同命相怜啊！”

“不对，不是咱俩，是咱这一代人。咱这一代人混得好的毕竟是少数啊。”

“真他娘的，倒霉的事全给咱们碰上了。什么下乡、下岗，没法活了！”

“你没听说，有人编了首顺口溜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我念给你听：1958 饿得慌，1968 大下乡，1978 闹回城，

1988 奔小康，刚生一个胖小子，1998 又下岗，生不逢时奈若何，2008 见阎王。”

“哎呀，好，好，这就是我一生啊！只可惜，我连一个胖小子也没有，只捞到个小丫头。”

“嗨！那还不一样。”

“好！好！这几句诗真好！”牛高马大的细苟还在仔细品味着那几句话，失声哀叹，眼睛里竟渗出一些泪水。

韩老六答应了诗奇夫妇租房，心下很是得意，租给有文化的人又是老房客的战友，这不很和谐吗？想不到三天后儿子冬生回来又责怪他了。

“老爸，你又错啦！”

“咋的？这样的人家不能租？”

“你看着吧，你要惹麻烦事。”

“扯你的蛋，人家正儿八经的，有什么麻烦事？”

“老爸耶！我今天去看了那对夫妻，你没发现，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呢，男的 48，女的顶多 35 岁，差这么多，正常吗？”

“什么正常不正常，大十几岁的老夫少妻现在有的是，有啥希奇，再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！”

“跟你说不清，等着瞧吧。”冬生欲走，却被老六按住：“你这小子，得把话说清楚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？”

冬生压低声音说：“爸，你看那戴眼镜的，像住我们这破房子的人吗？我估计，他不是百万大款，也是个不小的官儿，要不就是很有手段的大骗子。你没仔细看那女的，那么漂亮的佳人，像电影明星，咱们村能找到第二个吗？”

“这，……”老六这倒没注意，村里漂亮小妞太多了，弄得他眼花缭乱，他不敢相信最漂亮的女人会住在他家里。

“老爸，这么不一般的男女住在这儿你不担心会惹出事来？”

“那你说说会惹什么事？”

“这倒说不准，第一种可能，男的有家室，这女人是他的二奶，要是被男的妻子发现了，必然要来闹事，第二种可能，这女人原先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之妻，跟着这男子躲到这儿来了，要是她那个男子追到这儿来，弄不好连我们也要倒霉，第三种可能，女人是被拐骗来的，要是这样就更麻烦了。再说，我们村里有空房的，有好房子的，有的是，为什么别人不接收，偏住到我们这儿来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别人不租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我回来时，就碰到村前的二拐子和仲平叔问我，那个大美人是哪来的，怎么住在我们家，他们说那对男女找到他们家，他们都不敢租，还说，昨天就见两个小流氓跟踪这美人，想搞名堂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老人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说，“那我们找个理由辞掉就是了。”

冬生摇摇头，“说是这么说，未必有这么严重，再说，也没什么理由赶人家走呀。”

韩老六忧心忡忡，后悔不该自作主张，惹上这个麻烦事，他一辈子就图个平字，遇事忍字当头，连3岁小孩也不敢得罪。

韩老六很内疚，于是便十分注意观察诗奇夫妇的举止言

行，他还特地以检查门窗、电路为名到诗奇房间去了一次，房间摆设果然与一般房客不同。

诗奇租住在三楼最东边一室一厅的房间，前后窗户都装上了墨绿色窗帘，房间正中摆了张豪华席梦思床，有电扇、收音机、彩色电视机和一个大衣柜，房间布置得跟宾馆一样。

诗奇夫妇早晚各骑一辆自行车，同出同归，但经常深夜回来，有时只有女人独自回来，到家便关上门，开着电视或收音机，诗奇除了有时到细苟家坐坐，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。韩老六越看越觉得此二人神秘兮兮的，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。

韩老六常常心神不安，生怕出什么事，想不到，一天晚上，果然出事了。深夜 11 点多钟，突然楼上大喊：“来人！抓流氓啊！抓流氓啊！”那叫声十分恐怖。韩老六像遇到发地震一样，三步两步奔上楼，一看，不是诗奇家出事，却是那发廊女房间出事了。

发廊女李莉和小红二人今年刚满 20 岁，小红比李莉大四个月，二人就红姐、莉妹相称，关系甚是融洽，情同姐妹一般。原先她们在安义县开过几个月发廊，但县城毕竟是县城，光顾发廊的人不多，一个月下来，除了开销和房租所剩无几。于是她们壮着胆子来到市郊桃花村，她们发现这里虽然偏僻一点，但人口拥挤，店面只要 300 元。本来她们打算在店里搭个铺安居，可是她们知道，发廊搭铺是很忌讳的事，公安、工商等管理人员一看便不顺眼，经常会将发廊与色情服务联系起来，弄不好三天两头查夜，那样担惊受怕，她们可受不了。

二姐妹也知道，搞发廊的确有不少人兼搞色情服务，胆子大的便在店里放个床铺，只要给四五十至 100 元就可玩一次，

其中还分为玩干的和玩湿的，干的就是只允许摸，玩湿的才是干那个事，胆小的便是利用理发讲好价，再到别处去搞。更有甚至是设陷阱，引得嫖客上钩，便报告公安、纠察人员或是找个男人捉奸，这样一下子往往几百几千元收入。

她们还是黄花闺女，不愿意也不敢走这条路，她们认为干那一行虽然来钱快，但迟早要出事的，再说连肉体都可以出卖的人那还算人吗？尽管她们是正经发廊女，仍有不少人对她们怀疑，来这儿探口气，勾引她们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中年顾客来洗头，举手便给小红 100 元，“不用找了”，洗头时，这男子便伸手在小红大腿上乱摸，小红推开几次，男子仍不罢休，气得小红说：“你再乱来，就请出去。”男子傻了，说：“你不就是干这个的？”“谁是干这个的？”“那你洗个头怎么收 100 元？”“我又没说要，你自己给的嘛。”“给你？你又不是我亲妹子。”“那好，钱还给你，这头我不洗了。”小红退还钱，便站在门外，弄得那男子悻悻而归。

今天晚上，没什么生意，李莉跟朋友看电影去了，留下小红守店。这二姐妹，虽然年龄相同，但性格各异，李莉好动，小红好静，李莉一张嘴叽叽喳喳，见了石头也有话说，而小红没什么言语，却爱好打扮。小红身材苗条，而不失丰韵，脸蛋白里透红，加上她爱穿淡红、淡绿的连衣裙，看上去真是婀娜多姿，特别是笑起来，眼睛一眨一眨，既天真又妩媚，令不少顾客动心。而李莉像个傻妹子，体态显胖，一双乳峰，突兀直挺，走动时，微微颤动，犹如两只小白兔在胸前跳跃。她穿衣服素来大红大紫，而喜宽松，胸口常常张开，惹得那些好色之徒不停地朝里看那迷人的乳沟。有一次李莉给一男士理发，叫转过